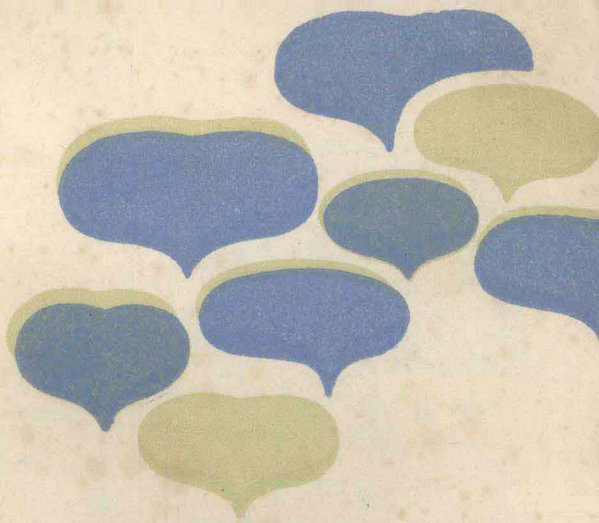




绿叶集

王昌定

绿叶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多数篇章是作者近年来的新作。其中有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工农业战线上先进人物和对越南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英雄的讴歌；对伟大祖国壮丽山川生动地描摹；对亡故了的亲友深切地悼念。作品文笔清丽，感情真挚。

绿 叶 集

王昌定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潜江县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1插页 83,5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10107·295 定价：0.44元

目 录

序.....	孙 犁 1
宝石峪.....	4
悼马达同志.....	16
玉门秋色.....	21
鸣沙山下.....	26
帐房春暖.....	32
从西安到延安	
——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	37
他焕发了青春	
——记杨有余工程师.....	43
我终于找到了北极星.....	52
花土沟的晨光	
——盆地素描.....	61
血染英雄花.....	67
记英雄吴建国.....	75
赞美你呵英雄的母亲	
——献给吴建国的母亲.....	84
“押解”途中	
——张志新烈士侧记.....	89
小三峡纪游.....	97
夹竹桃盛开的时节.....	106

故乡杂忆

——津门寄语	111
童年、故乡、爱国主义教育	124
生活的痕迹	128
宁园归来见闻录	139
后 记	145

序

孙犁

太平天国自我毁灭，曾国藩侥幸成功，又窜身文艺，一时被阿谀权势者推为领袖，号称桐城派的复兴。他提出文章有三大领域，即义理、词章和考据。义理一类，实即指的散文。

其实，仔细读读曾氏的文章，只会感到矫揉造作，既无真情，亦无实感。在起承转合上，学习桐城派气的运用，也不过是虚张声势。

因为所谓义理，在他那里，虽然说得冠冕堂皇，都是虚伪的，空洞的。刻之碑碣，自无不可；悬之庙堂，也是合乎体统的。如果想使读者信服感动，就很困难了。

义理依附于现实，依附于时代和社会。文章必作真实的反映，然后才有义理产生，义理才能深入人心。作者无真情，所反映者即非真相，虽然虚情假意地在那里大哭、大笑、大喊叫，只能使路人有滑稽之感，和莫名其妙的心情。

古往今来，这样的文章是很多的，并非曾国藩一个人。

桐城派古文，到了同、光时期，它原有的一点

生命力，也渐渐消失了。这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很有关联。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人振臂一呼，这一派文章，应声土崩瓦解，是有时代的因素的。

广大读者厌弃了这种空谈义理的文章，乃去探求真情实感的文章。这一时期，人们推崇象《浮生六记》那样的作品，有很多人去模拟学习。其实写个人私情，不过是散文的一体；散文和别的文字一样，所重仍在社会意义。同时因为翻译大兴，从国外又介绍进来很多新品种，英国的，俄国的，日本的，印度的散文，都对我国散文创作，起过很大影响。其中，有的在中国现实土壤生根，也有的只是昙花一现。

总的趋势是，避免空谈和说教，解放思想和感情，面对现实人生，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五四以来，确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散文作品。

所谓生活的义和理，在这些散文中，都有所反映，并有所形成。

王昌定同志要出一本散文集，征序于我，年老多病，眼界不宽，只能谈些感想如上。

昌定曾以一篇谈诗歌创作的杂文，招致大祸。短短一篇与政治毫无关系的文章，当时竟引出那样的声势和局面，千百年后，是一定不能理解的。“四人帮”倒台以后，昌定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性的文章，我当时看后，曾对他说揭露得含糊了一些。昌定笑着答：太露骨了，恐怕再惹乱子。我听了以

后，一方面自悔失言，因为自身卑弱，我是从来不在处事为文上，去鼓励别人“勇敢”和“大胆”的。另一方面，我又为昌定能不忘前事，作为后事之师，十分赞赏。

我有时想：在人生漫长坎坷的旅途上，受些苦难，心有余悸，并不是坏事；而有恃无恐，则很危险。历史上一些纨绔子弟，处一帆风顺之时，罢掉傲歌，玩忽天地之覆载，自视为时代的宠儿，目空一切，得意忘形，他们的前途，就常常有可忧虑的地方了。因为，以其膏粱娇嫩之躯，稍遇颠簸，必至倾覆，泥首污身，不能自拔，尚能望其如平日放言，以名节自立耶？

昌定的文才是多方面的，评论、创作，都有自己的风格。习字贵藏锋敛锷，为文亦当如此，这应是我同昌定共勉的吧！

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下午

宝 石 峪

宝石峪风光是别样的。在那里，你几乎看不到十户以上聚居的人家，你几乎看不到一亩见方完整的土地，也几乎看不到没有石头的所在：墙是石头垒的，地是石头铺的，猪槽、鸡圈是石头的，梯田边坝是石头的，更不用说那朝夕相伴、环抱四周的石山了。当你置身山坳，会感到天地的狭小；当你攀登山巅，又会领悟宇宙的广阔。而在花果满山、五谷成熟的季节，你无论沿着哪个山坡走去，都会闻到诱人的清香，看到绚烂的色彩，再随手摘下一颗红枣或者一串山楂，你吃着，那滋味，也和平原不同：山里的果子很象山里人，外表虽不惹眼，里面却很香甜，甜得没有半点虚假。

我这次重来宝石峪，正当秋收快要结束的时候。宝石峪原名乱石峪，解放以后，人们给它改了个名字，实际上并不出产宝石。这总共百来户人家的山村，就座落在长城脚下，那蜿蜒起伏的长城，给它增添了不少庄严雄伟的气势，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多年以来，宝石峪人改造穷山恶岭的精神，是远近驰名的。

两年前，我曾在这村住过半月，这次来，并没

有什么工作任务，只不过想看看旧房东。

我这房东是一位老人，名叫李耀亭，今年该是七十二了。老两口一向和最小的儿子住在一起，这儿子叫李树旺，刚刚三十出头。那年我住他们家，正赶上老人闹入党问题，村支部因为他年岁太大，一直拖延着。老人生气了，当着我的面质问村支部书记：

“树山，你坦白坦白，你这脑壳里是怎么想的？怕我分了你们的光荣吗？告诉你，我要求入党，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要让那埋怨灾荒的人看看，越遇到困难，我越要跟着党走！”

支部书记是他的侄子，五十来岁，留有两撇小黑胡，当时笑着说：

“叔，你不入党也是一样，从抗日战争到现在，你掩护干部、处处带头，连县委也信得过你！再说，你是上年纪的人，入党短不了开会、布置个工作嘛的……”

“哦，闹半天，你嫌我老哇！”耀亭老人打断了支书的话头，“黄忠八十二岁还上阵杀敌，我比他怎么样？我这头发还没白一半呢，你就嫌我老！”

老人的话并不夸张，他那朝后梳着的长发，一多半还是黑的，耳不聋，背不驼，走起山路来噔噔响。有一次，我们俩一同爬最高的北山，自始至终，我都没能把他拉下，到了山顶，老人反向我说：“你这平原上的人，能有这样好脚力，不易呀！”而我差不多比他年轻四十岁。

经过那次质问，直到我临走前一晚上，支部终

于开了党员大会，通过了老人入党。第二天，老人送我出村，显得格外年轻，格外高兴。那时，枣子还没有全熟，老人却特地挑捡了几斤上等红枣，塞进我的提包里。我不肯要，老人说：

“宝石峪人说出来的话，一句顶一句，就象那山上的石头，见棱见角，再不能更改。”

我接受了。把红枣分送给没有到过这山村的朋友，大家都称赞说：枣子很好吃，别看个头小，却甜得象蜜。……

不知不觉过去了两年。这两年，宝石峪该有多少变化啊！那南北二山的防护林长得更茂密了，那台阶一般的梯田显得更齐整了，那辛苦栽下的几千棵苹果树已收获了第一批果实，那很多房顶的蒿草被鱼鳞也似的青色瓦片替换了下来。山村是原来的样子，但又是崭新的；是亲切的，同时也有些陌生。

我进入东山口走一段路，便转往南山坡，准备径直到李家去。谁想刚绕过一个山犄角，便见一位老人背着粪筐，手执粪叉，正从山坡上下来。不是别人，正是李耀亭。我忙迎上去喊：

“耀亭大伯！”

老人站住了，一看是我，就连走带跑地下来，一把抓住我的双手，说道：

“快家去吧！”

我说：“你不正要去拾粪吗？”

“没事，没事！”老人拉着我的手就往回走，“我这是吃饱饭运动运动，化化食。”又忙问我：“是没吃早

饭来的吧？”

我回答：“吃过啦！”

“可不许说谎！”老人紧钉一句。

我笑了，反问他：“你看我是那种人吗？”

老人也笑了，说：“过去，你不是那种人，谁知道现在变没变！”

我说：“我倒没变，我看宝石峪是变啦！”

“是吗？”老人停住脚步，睁大了眼睛，紧问：“依你说，是变好啦还是变坏啦？”

“那还用问，自然是越变越好！”我说。

老人微笑了，这是对集体事业关心的人才能具有的那种微笑，他沉静了一下说：

“好还说不上。离那理想的地步，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我们一问一答地说着话，不觉来到门前，耀亭大娘正领着个小孙女在太阳地里纳鞋底。她比耀亭大伯小四五岁，也很硬朗，戴着一副老花镜，看见我，欢喜地说：

“哎哟，你怎么有工夫来啦？你大伯昨儿还在念叨你呢！”

我说：“来看看你老人家呀！”

大娘说：“我好，我们全家都好。今年生产队分的粮食，敞开口吃一年也吃不完。生活比哪年都强。”

耀亭老人在一旁插嘴说：“比起来，我们家还算中等，劳力多的户就更富裕啦！”

我问：“树旺两口子呢，都下地啦？”

大娘回答说：“他媳妇下地啦，他在队里算分记账，他现在队长。”

我忙问：“树旺什么时候当的队长？”

“树旺要不当队长，咱家还出不了个监察委员呢！”大娘所答非所问地说，扫了大伯一眼。

“咳，咳，你给老王说这些没用的话干什么？”耀亭老人向老伴摆了摆手，“快给咱们烧壶水喝吧！”

“老王又不是外人。”耀亭大娘坚持说；一面拿柴烧火，一面把脸转向我：“你大伯呀，自从儿子选上生产队长，他就自封自地当了监察委员，把个儿子监察得够够！今儿在耳边叨叨：‘豆子怎么还没耨三遍？都什么时候啦！’明儿在耳边咕咕：‘开荒跟耩地记一样工分，合理吗？’……看他那个积极劲儿！所幸树旺脾气好，搁我，早翻车啦！”

我笑着说：“这倒是新闻！”

耀亭老人解释地说：“我就见不得树旺那个不紧不慢的样子，一家一户的日子好过，生产队可是个大家呀！大伙儿选你，就是信任你，你搞个乌七八糟，良心说得过去吗？”

大娘说：“叫我看，没你这碟菜，人家也领导得满好。”

大伯说：“你就会包庇！”

大娘说：“你呢？——吃饱撑的！”

我坐在一旁，听这两位老人一来一去地顶嘴，象是回到了家，不通过询问就可以知道许多别后的情况。

说话间，水烧开了。大娘拿出茶叶来，给我沏了一壶茶，我一碗一碗地喝足了，便向耀亭大伯说：

“你老人家不是准备出去拾粪吗？我也想到外面遛遛，咱爷儿俩走着说着，好不好？”

大伯点点头：“行，说走就走！”说着话便出了屋，重新背起粪筐，拿起粪叉。

大娘追在后边问：“晌午吃什么呀？”

“那还用问！”大伯头也不回地回答，“进山就吃山里饭——你蒸黄米粘糕吧，多放点枣。”

我没有谦辞：在这实心实意的老两口面前，说那种话是多余的。

出了门，大伯又说：“我先领你去看看咱队上新买的卡车。”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忙问：“什么卡车？”

“就是运货的大汽车呀！”老人边走边答，“这是用今年的核桃、栗子换来的，红枣只搭上一半。”

“村里用得着一辆大汽车吗？”我又问。

“老王啊，不是我说你，这次你可成了近视眼啦！”老人说着，发出朗朗的笑声；顺手一指大路边上的苹果林：“不说别的，光这苹果树，今年第一次收成就是六七万斤，明年呢？后年呢？一棵树算它三十斤不算多吧，五千多棵该收多少？另外还有枣子、栗子、核桃、梨，还要往外运粮食，靠驴驮担担，行吗？不瞒你说，这大汽车也算宝石峪的一项建设规划。”

我说：“我前年在这里，可没有这项规划。”

老人说：“再过两年你来，保不准连电灯都装上啦！——看，那不是卡车！”

我顺着老人的手指望去，一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出产的卡车，正停在一小片空地上。司机满身油泥，兴致勃勃地在那里检查机件。我轻声问大伯：

“这司机是请来的吧！”

大伯摇摇头说：“他就是本村人，在外边开了十几年车，今年自动要求还乡，支援农业生产。也算碰巧啦！”

我们没有在汽车旁边久留，耀亭老人急于让我参观各种新事物：那有二十多桶蜜蜂的小型养蜂场，那为解决全村缺水问题挖下的控山泉……，都是我离村以后的新设施。如果不是因为偶而遇上一个人，说不定我们会把东西南北四个山坡全部踏遍。

这人我认识，住在北山坡下，名叫韩占春，四十上下年纪，两年前就害着肺病。这次碰面，他背了半口袋红枣正打算出村，一面走，一面不停地咳嗽着。

耀亭老人忙问：“占春，你这病恹恹的，还往哪儿去？”

“串串亲戚。”占春回答说。

“一定还有别的事吧？”老人追问道。

“也没别的，”占春吞吞吐吐地说，“想求人家借点钱，再治治病。”

“为什么不找生产队？”老人生气了。

“我这一大群娃娃，又缺劳力，光吃粮就给队上添不少负累，哪能再……”

“你快给我回去，别的事我来办。”老人不容占春分说，就拉着往回走，“宝石峪连个病人都照管不住，象什么话！”

把韩占春送回家，老人的样子不大高兴，直到坐上自己家的饭桌，都不肯说话。

这时，黄米粘糕早蒸好了，大娘一块一块地切出来，盛在碗里，放满了炕桌。树旺夫妇也家来了，久不见面，免不了说长道短。我问起秋收分配的事，树旺正一五一十地向我述说，却见耀亭老人把筷子往桌上一放，问：

“树旺，当着老王同志的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社会主义社会是怎么回事？”

树旺摸不着头脑，忙反问道：“爹，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啦？”

“我再问你，”老人的面孔是严厉的，“在咱们这个社会里，对困难户应该怎么办？”

“当然要照顾。”树旺回答。

“照顾，照顾！”老人重复着：“照顾得人家都快出村讨饭啦！”

“爹，你这说的谁家？”树旺吃了一惊，忙问。

“韩占春，韩占春！”老人叫起来，声音提得很高。

“噢，你说的是他呀！”树旺松了一口气，“队里分给他们家的口粮，是够吃的。”

“可治病呢？治病不要钱？”老人一点也不含糊地追问。

“爹，这你放心吧，队里都有安排。”树旺说。

“等你安排好，韩占春早借上外债啦！”老人说，“哼，宝石峪可真露脸！”

我忙接过来说：“今儿我和大伯出去转悠，正遇上韩占春准备出村借点钱治病，让大伯拦回去啦！”

“我没造谣吧！”老人说。

“监察委员嘛！”大娘插入一句。

我不禁笑了。心说：如果每个生产队里都有这样一两位“监察委员”，该多好！

树旺没再言语。事后我才知道，为了给韩占春治病，队干部会上不是没有斗争的：树旺的大哥就不很同意，说这么一来，会影响社员们的收入。当然，最后经过大家充分讨论，意见还是一致了。不过树旺并没有把这些事告诉耀亭老人，怕老人生大儿子的气。

午饭以后，我随树旺到生产队去。队部前面便是打谷场，梗子、豆子、谷子、玉米都拾掇得差不多了，人们正忙收尾工作。眼前也都是熟人，我说：

“我给你们庆祝丰收来啦！”

树山支书说：“丰收不敢说，不过比前年你在这儿的时候强点，那年秋收以后，我们净吃红薯。”

“今年红薯种得少，我还真想吃呢！”会计在一旁插嘴说。